

后汉书卷八十一

独行列传 第七十一

孔子曰：“与其不得中庸，必也狂狷乎！”①又云：“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②此盖失于周全之道，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。然则有所不为，亦将有所必为者矣；既云进取，亦将有所不取者矣。如此，性尚分流，为否异适矣。③

注①庸，常也。中和可常行之道，谓之中庸。言若不得中庸之人与之居，必也须得狂狷之人。

注②此是录论语者，因夫子之言而释狂狷之人也。

注③人之好尚不同，或为或否，各有所适。

中世偏行一介之夫，能成名立方者，盖亦 也。或志刚金石，而克 于强御。①

或意严冬霜，而甘心于小谅。②亦有结朋协好，幽明共心；③蹈义陵险，死生等节。④虽事非通圆，良其风轨有足怀者。而情 殊杂，难为条品；片辞特趣，不足区别。措之则事或有遗，⑤载之则贯序无统。以其名体虽殊，而操行俱绝，故总为独行篇焉。庶备诸阙文，纪志漏脱云尔。

注①谓刘茂、 福也。

注②戴就、陆续也。

注③范式、张劭也。

注④缪彤、李善也。

注⑤措，置也。

譙玄字君黄，巴郡阆中人也。少好学，能说易、春秋。仕于州郡。成帝永始二年，有日食之灾，乃诏举敦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。州举玄，诣公车，对策高第，拜议郎。

帝始作期门，数为微行。①立赵飞燕为皇后，后专宠怀忌，皇*太)*子多横夭。玄上书谏曰：“臣闻王者承天，继宗统极，保业延祚，莫急胤嗣，故易有干蛊之义，诗咏多之福。②今陛下圣嗣未立，天下属望，而不惟社稷之计，专念微行之事，爱幸用于所惑，曲意留于非正。窃闻后宫皇子产而不育。③

臣闻之怛然，痛心伤剥，窃怀忧国，不忘须臾。夫警不修，则患生非常。忽有醉酒狂夫，分争道路，既无尊严之仪，岂识上下之别。此为胡狄起于毂下，而贼乱发于左右也。愿陛下念天之至重，爱金玉之身，均九女之施，④存无穷之福，天下幸甚。”

注①前书武帝微行，常与侍中、常侍、武骑及待诏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，故有期门之号，自此始也。成帝微行亦然，故言始也。

注②易曰：“干父之蛊。”注云：“蛊，事也。”毛诗曰：“螽斯，后妃之德也。”

后妃不忌，则子孙多也。”其诗曰“螽斯羽，诜诜兮，宜尔子孙，振振兮。”

注③前书成帝宫人曹伟能及许美人皆生子，赵昭仪皆令杀

之。

注④九女，解见崔琦传。

时数有灾异，玄辄陈其变。既不省纳，故久稽郎官。后迁太常丞，以弟服去职。

平帝元始元年，日食，又诏公卿举敦朴直言。大鸿胪左咸举玄诣公车对策，复拜议郎，迁中散大夫。四年，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。时并举玄，为绣衣使者，①持节，与太仆

③

因以隐遁。

注①前书御史大夫领绣衣直指，出讨奸猾，理大狱。武帝所制，不常置。

注②纵，舍也。

注③闲，私也。

后公孙述僭号于蜀，连聘不诣。述乃遣使者备礼征之；若玄不肯起，*使阳)*便赐]*以毒药。太守乃自赍玺书至玄庐，曰：“君高节已着，朝廷垂意，诚不宜复辞，自招凶祸。”玄仰天叹曰：“唐尧大圣，许由耻仕；周武至德，伯夷守饿。

彼独何人，我亦何人。保志全高，死亦奚恨！”遂受毒药。玄子瑛泣血叩头于太守曰：“方今国家东有严敌，兵师四出，国用军资或不常充足，愿奉家钱千万，以赎父死。”太守为请，述听许之。玄遂隐藏田野，终述之世。

时兵戈累年，莫能修尚学业，玄独训诸子勤习经书。建武

十一年卒。明年，天下平定，玄弟庆以状诣阙自陈。光武美之，策诏本郡祠以中牢，敕所在还玄家钱。

时亦有犍为费贻，不肯仕述，乃漆身为厉，阳狂以避之，退藏山数十余年。述破后，仕至合浦太守。

瑛善说易，以授显宗，为北宫士令。①

注①汉官仪曰：“北宫士令一人，秩六百石。”

李业字巨游，广汉梓潼人也。少有志操，介特。习鲁诗，师博士许晃。元始中，举明经，除为郎。①

注①元始，平帝年也。

会王莽居摄，业以病去官，杜门不应州郡之命。太守刘咸强召之，业乃载病诣门。咸怒，出教曰：“贤者不避害，譬犹*亮)*大穀]弩射市，薄命者先死。闻业名称，故欲与之为治，而反托疾乎？”令诣狱养病，欲杀之。客有说咸曰：“赵杀鸣犊，孔子临河而逝。①未闻求贤而胁以牢狱者也。”咸乃出之，因举方正。王莽以业为酒士，②病不之官，遂隐藏出谷，绝匿名，终莽之世。

注①史记曰“孔子既不得用于，将西见赵简子。至于河而闻窦鸣犊、舜华之死也，临河而叹曰：‘美哉河水，洋洋乎！丘之不济，命也夫！’子贡进曰：

‘敢问何谓也？’孔子曰：‘窦鸣犊，舜华，晋国之贤大夫也。赵简子未得志之时，须此两人而后从政。丘闻之也，刳胎杀夭则骐不至，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合阴阳，覆巢毁卵则凤

鳳不翔。何则？君子讳伤其类。夫鸟兽之于不义也，尚知避之，而况乎丘哉！’乃还”也。

注②王莽时官酤酒，故置酒士也。

及公孙述僭号，素闻业贤，征之，欲以为博士，业固疾不起。数年，述羞不致之，乃使大鸿胪尹融持毒酒奉诏命以劫业：若起，则受公侯之位；不起，赐之以药。融譬旨曰：“方今天下分崩，孰知是非，而以区区之身，试于不测之渊乎！”

朝廷贪慕名德，旷官缺位，于今七年，四时珍御，不以忘君。宜上奉知己，下为子孙，身名俱全，不亦优乎！今数年不起，猜疑寇心，凶祸立加，非计之得者也。”业乃叹曰：“危国不入，乱国不居。①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义所不从。君子见危授命，②何乃诱以高位重饵哉？”融见业辞志不屈，复曰：“宜呼室家计之。”业曰：“丈夫断之于心久矣，何妻子之为？”遂饮毒而死。述闻业死，大惊，又耻有杀贤之名，乃遣使吊祠，赙赠百匹。业子 逃辞不受。

注①论语孔子曰：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”

注②论语曰：“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。”又曰：“君子见危授命，见得思义。”

蜀平，光武下诏表其闾，益部纪载其高节，图画形象。

初，平帝时，蜀郡王皓为美阳令，王嘉为郎。王莽篡位，并弃官西归。及公孙述称帝，遣使征皓。嘉恐不至，遂先系其妻子。使者谓嘉曰：“速装，妻子可全。”对曰：“犬马犹识主，况于人乎！”王皓先自刎，以首付使者。述怒，遂诛皓。

家属。王嘉闻而叹曰：“后之哉！”乃对使者伏剑而死。

是时犍为任永*君)*及]*同郡冯信，并好学博古。公孙述连征命，待以高位，皆托青盲以避世难。永妻淫于前，匿情无言；见子入井，忍而不救。信侍婢亦对信奸通。及闻述诛，皆盥洗更视曰：“世适平，目即清。”淫者自杀。光武闻而征之，并会病卒。

刘茂字子卫，太原晋阳人也。少孤，独恃母居。家贫，以筋力致养，孝行着于乡里。及长，能习礼经，教授常数百人。哀帝时，察孝廉，再迁五原属国候，遭母忧去官。服竟后为沮阳令。①会王莽篡位，茂弃官，避世弘农山中教授。

注①沮阳，县，属上谷郡，故城在今妫州东。沮音阻。

建武二年，归，为郡门下掾。时赤眉二十余万攻郡县，杀长吏及府掾史。茂负太守孙福墙藏空穴中，得免。其暮，俱奔孟县。①昼则逃隐，夜求粮食。

积百余日，贼去，乃得归府。明年，诏书求天下义士。福言茂曰：“臣前为赤眉所攻，吏民坏乱，奔走趣山，臣为贼所围，命如丝发，赖茂负臣城，出保孟县。茂与弟触冒兵刃，缘山负食，臣及妻子得度死命，节义尤高。宜蒙表擢，以厉义士。”诏书即征茂拜议郎，迁宗正丞。②后拜侍中，卒官。

注①今并州孟县也。

注②续汉书宗正丞一人，比千石也。

*元初)*延平]*中，鲜卑数百余骑寇渔阳，太守张显率吏士追出塞，遥望虏营火，急趣之。兵马掾严授虑有伏兵，

苦谏止，不听。显蹙令进，授不获已，前战，伏兵发，授身被十创，殁于阵。显拔刃追散兵，不能制，虏射中显，主簿卫福功曹徐咸遽*起)*赴]之，显遂堕马，福以身拥蔽，虏并杀之。朝廷愍授等节，诏书 叹，厚加赏赐，各除子一人为郎中。

永初二年，剧贼毕豪等入平原界，县令刘雄将吏士乘船追之。至厌次河，①

与贼合战。雄败，执雄，以矛刺之。时小吏所辅②前叩头求哀，愿以身代雄。

豪等纵雄而刺辅，贯心洞背即死。东郡太守捕得豪等，具以状上。诏书追伤之，赐钱二十万，除父奉为郎中。

注①厌次县之河也。

注②所，姓也。风俗通曰：“宋大夫华所事之后也。汉有所忠，为谏大夫。”

温序字次房，太原祁人也。仕州从事。建武二年，骑都尉弓里戍①将兵平定北州，到太原，历访英俊大人，问以策谋。戍见序奇之，上疏荐焉。于是征为侍御史。迁武陵都尉，病免官。

注①弓里，姓也。

六年，拜谒者，迁护羌校尉。序行部至襄武，为隗嚣别将苟宇所拘劫。宇谓序曰：“子若与我并威同力，天下可图也。”

“序曰：“受国重任，分当效死，义不贪生苟背恩德。”宇等复晓譬之。序素有气力，大怒，叱宇等曰：“虏何敢迫胁汉将！”

因以节 杀数人。贼 争欲杀之。宇止之曰：“此义士死

节，可赐以剑。”序受剑，衔须于口，顾左右曰：“既为贼所迫杀，无令须污土。”遂伏剑而死。

序主簿韩遵 从事王忠持尸归敛。光武闻而怜之，命忠送丧到洛阳，赐城傍为地，赙谷千斛 缣五百匹，除三子为郎中。长子寿，服竟为邹平侯相。梦序告之曰：“久客思乡里。寿即弃官，上书乞骸骨归葬。帝许之，乃反旧茔焉。①

注①序墓在今并州祁县西北。

彭修字子阳，会稽毗陵人也。①年十五时，父为郡吏，得休，②与修俱归，道为盗所劫，修困迫，乃拔佩刀前持盗帅曰：“父辱子死，卿不顾死邪？”盗相谓曰：“此童子义士也，不宜逼之。”遂辞谢而去。乡党称其名。

注①毗陵，今常州晋陵县也。吴地记曰：“本名延陵，吴王诸樊封季札。汉改曰毗陵。”

注②休，假也。

后仕郡为功曹。时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，①以微过收吴县狱吏，将杀之，主簿钟离意争谏甚切，晁怒，使收缚意，欲案之，掾*吏)*[吏]*莫敢谏。修排合直入，拜于庭，曰：“明府发雷霆于主簿，请闻其过。”晁曰：“受教三日，初不奉行，废命不忠，岂非过邪？”修因拜曰：“昔任座面折文侯，②朱云攀毁栏杆，③自非贤君，焉得忠臣？今庆明府为贤君，主簿为忠臣。”晁遂原意，赏狱吏罪。

注①应劭汉官曰：“都尉，秦官也。本名郡尉。掌佐太守

典其武职，秩比二千石。孝景时更名都尉。”

注②解见文苑祢衡传。

注③前书成帝时，朱云上书，请以尚方斩马剑斩张禹。上欲杀之，云攀折殿槛。西京杂记云：“攀折玉槛。”

后州辟从事。时贼张子林等数百人作乱，郡言州，请修守吴令。修与太守俱出讨贼，贼望见车马，竞交射之，飞矢雨集。修障太守，而为流矢所中死，太守得全。贼素闻其恩信，即杀弩中修者，余悉降散。言曰：“自为彭君故降，不为太守服也。”

索卢放字君阳，①东郡人也。以尚书教授千余人。初署郡门下掾。更始时，使者督行郡国，太守有事，当就斩刑。放前言曰：“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，归心皇汉者，实以圣政宽仁故也。而传车所过，未闻恩泽。太守受诛，诚不敢言，但恐天下惶惧，各生疑变。夫使功者不如使过，②愿以身代太守之命。”遂前就斩。使者义而赦之，由是显名。

注①索卢，姓也。

注②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，霸西戎。

建武六年，征为洛阳令，政有能名。以病乞身，徙谏议大夫，数纳忠言，后以疾去。

建武末，复征不起，光武使人舆之，见于南宫云台，赐谷二千斛，遣归，除子为太子中庶子。卒于家。①

注①续汉书曰：“太子中庶子，秩六百石。”

周嘉字惠文，汝南安城人也。高祖父燕，宣帝时为郡决曹掾。太守欲枉杀人，燕谏不听，遂杀囚而黜燕。囚家守阙称冤。诏遣覆考，燕见太守曰：“愿谨定文书，皆着燕名，府君但言时病而已。”出谓掾史曰：“诸君被问，悉当以罪推燕。”

如有一言及于府君，燕手剑相刃。”使*者]*乃收燕系狱。屡被掠楚，辞无屈桡。当下蚕室，乃叹曰：“我平王之后，正公玄孙，①岂可以刀锯之余下见先君？”遂不食而死。燕有五子，皆至刺史 太守。

注①谢承书曰“燕字少卿，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后。汉兴，绍嗣封为正公，食采于汝坟”也。

嘉仕郡为主簿。王莽末， 贼入汝阳城，嘉从太守何敞讨贼，敞为流矢所中，郡兵奔北，贼围绕数十重，白刃交集，嘉乃拥敞，以身 之。因呵贼曰：“卿曹皆人隶也。为贼既逆，岂有还害其君者邪？嘉请以死赎君命。”因仰天号泣。

贼于是两两相视，曰：“此义士也！”给其车马，遣送之。

后太守寇恂举为孝廉，拜尚书侍郎。光武引见，问以遭难之事。嘉对曰：“太守被伤，命悬寇手，臣实弩怯，不能死难。“帝曰：“此长者也。”诏嘉尚公主，嘉称病笃，不肯当。

稍迁零陵太守，视事七年，卒，零陵颂其遗爱，吏民为立祠焉。

嘉从弟畅，字伯持，性仁慈，为河南尹。永初二年，夏旱，久祷无应，畅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万余人，应时澍雨，岁乃丰稔。位至光禄勋。

范式字巨卿，山阳金乡人也，一名泛。少游太学，为诸生，

与汝南张劭为友。

劭字符伯。二人并告归乡里。式谓元伯曰：“后二年当还，将过拜尊亲，见孺子焉。”①乃共克期日。后期方至，元伯具以白母，请设饌以候之。母曰：“二年之别，千里结言，尔何相信之审邪？”对曰：“巨卿信士，必不乖违。”母曰：“若然，当为尔酝酒。”至其日，巨卿果到，升堂拜饮，尽欢而别。

注①见其子也。孺子，稚子也。

式仕为郡功曹。后元伯寝疾笃，同郡郅君章、殷子征晨夜省视之。元伯临尽，叹曰：“恨不见吾死友！”子征曰：“吾与君章尽心于子，是非死友，复欲谁求？”

元伯曰：“若二子者，吾生友耳。山阳范巨卿，所谓死友也。”寻而卒。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缨屣履而呼曰：“巨卿，吾以某日死，当以尔时葬，永归黄泉。子未我忘，岂能相及？”

式然觉寤，悲叹泣下，具告太守，请往奔丧。太守虽心不信而重违其情，许之。式便服朋友之服，①投其葬日，驰往赴之。式未及到，而丧已发引，既至圻，将窆，②而柩不肯进。其母抚之曰：“元伯，岂有望邪？”遂停柩移时，乃见有素车白马，号哭而来。其母望之曰：“是必范巨卿也。”巨卿既至，叩丧言曰：“行矣元伯！死生路异，永从此辞。”会葬者千人，咸为挥涕。式因执紼而引，柩于是乃前。式遂留止次，为修坟树，然后乃去。

注①仪礼丧服记曰：“朋友在他国，袒免，归则已。”注云：“谓无亲者为之主丧服。”又曰：“朋友麻。”注云：“朋友虽无亲，有同道之恩，相为服緦之带。”

注②窆，下棺也。

后到京师，受业太学。时诸生长沙陈平子亦同在学，与式未相见，而平子被病将亡，谓其妻曰：“吾闻山阳范巨卿，烈士也，可以托死。吾歿后，但以尸埋巨卿户前。”乃裂素为书，以遗巨卿。既终，妻从其言。时式出行适还，省书见瘞，怆然感之，向坟揖哭，以为死友。乃营护平子妻儿，身自送丧于临湘。未至四五里，乃委素书于柩上，哭别而去。其兄弟闻之，寻求不复见。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，上书表式行状，三府并辟，不应。

举州茂才，四迁荆州刺史。友人南阳孔嵩，家贫亲老，乃变名姓，佣为新野县阿里街卒。①式行部到新野，而县选嵩为导骑迎式。②式见而识之，呼嵩，把臂谓曰：“子非孔仲山邪？”对之叹息，语及平生。曰：“昔与子俱曳长裾，游*集)*息]帝学，吾蒙国恩，致位牧伯，而子怀道隐身，处于卒伍，不亦惜乎！”嵩曰：“侯嬴长守于贱业，③晨门肆志于抱关。④子欲居九夷，不患其陋。⑤贫者士之宜，岂为鄙哉！”式敕县代嵩，嵩以为先佣未竟，不肯去。

注①阿里，里名也。

注②导引之骑。

注③史记曰，侯嬴年七十，家贫，为大梁夷门卒。魏公子闻之，往请，欲厚遗之，不肯受，曰：“臣修身洁行数十年，终不以监门困故受公子财。”

注④解见张皓传也。

注⑤论语曰：“孔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‘陋，如之何？’子曰：‘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。’”嵩在阿里，正身厉行，街中子弟

皆服其训化。遂辟公府。之京师，道宿下亭，盗共窃其马，寻问知其嵩也，乃相责让曰：“孔仲山善士，岂宜侵盗乎！”于是送马谢之。嵩官至南海太守。

式后迁庐江太守，有威名，卒于官。

李善字次孙，南阳 阳人，本同县李元苍头也。建武中疫疾，元家相继死没，唯孤儿续始生数旬，而赀财千万，诸奴婢私共计议，欲谋杀续，分其财产。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，乃潜负续逃去，隐山阳瑕丘界中，亲自哺养，乳为生，①推燥居湿，备尝艰勤。续虽在孩抱，奉之无异长君，有事辄长跪请白，然后行之。闾里感其行，皆相率修义。续年十岁，善与归本县，修理旧业。告奴婢于长吏，悉收杀之。时钟离意为瑕丘令，上书荐善行状。光武诏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。

注①，乳汁也。音竹用反。

善，显宗时辟公府，以能理剧，再迁日南太守。从京师之官，道经 阳，过李元。未至一里，乃脱朝服，持 去草。及拜墓，哭泣甚悲，身自炊爨，鼎俎以修祭祀。垂泣曰：“君夫人，善在此。”尽哀，数日乃去。到官，以爱惠为政，怀来异俗。迁九江太守，未至，道病卒。

续至河闲相。

王 字少林，①广汉新都人也。尝诣京师，于空舍中见一书生疾困，愍而视之。书生谓 曰：“我当到洛阳，而被病，命在须臾，腰下有金十斤，愿以相赠，死后乞藏骸骨。”未及问姓名而绝。 即鬻金一斤，营其殡葬，余金悉置棺下，人无知者。后归数年，县署 大度亭长。初到之日，有马驰入亭中

而止。

其日，大风飘一绣被，复 前，即言之于县，县以归 。
后乘马到雒县，马遂奔走，牵 入它舍。主人见之喜曰：
“今禽盗矣。”问 所由得马， 具说其状，并及绣被。主人
怅然良久，乃曰：“被随旋风与马俱亡，卿何阴德而致此二物？”
“ 自念有葬书生事，因说之，并道书生形貌及埋金处。主人
大惊号曰：

“是我子也。姓金名彦。前往京师，不知所在，何意卿乃
葬之。大恩久不报，天以此章卿德耳。” 悉以被马还之，彦
父不取，又厚遗， 辞让而去。时彦父为州从事，因告新都
令，假 休，自与俱迎彦丧，余金俱存。 由是显名。

注① 音纯。

仕郡功曹，州治中从事。举茂才，除 令。到官，至 亭。
①亭长曰：“亭有鬼，数杀过客，不可宿也。” 曰：“仁胜
凶邪，德除不祥，何鬼之避！”即入亭止宿。夜中闻有女子称
冤之声。 咒曰：“有何枉状，可前求理乎？”女子曰：

“无衣，不敢进。” 便投衣与之。女子乃前诉曰：“妾
夫为涪令，之官过宿此亭，亭长无状，贼杀妾家十余口，埋在
楼下，悉取财货。” 问亭长姓名。女子曰：“即今门下游徼
者也。” 曰：“汝何故数杀过客？”对曰：“妾不得白日自
诉，每夜陈冤，客辄眠不见应，不胜感恚，故杀之。” 曰：
“当为汝理此冤，勿复杀良善也。”因解衣于地，忽然不见。
明旦召游徼诘问，具服罪，即收系，及同谋十余人悉伏辜，遣
吏送其丧归乡里，于是亭遂清安。

注① 音台。

张武者，吴郡由拳人也。①父业，郡门下掾，送太守妻子还乡里，至河内亭，盗夜劫之，业与贼战死，遂亡*佚]*尸*骸]*武时年幼，不及识父。后之太学受业，每节，常持父遗剑，至亡处祭，*泣]*而还。太守第五伦嘉其行，举孝廉。遭母丧过毁，伤父魂灵不返，因哀恸绝命。

注①由拳，县，故城在今苏州嘉兴县南。

陵续字智初，会稽吴人也。世为族姓。祖父闾，字子春，建武中为尚书令。美姿貌，喜着越布单衣，光武见而好之，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。

续幼孤，仕郡户曹史。时岁荒民饥，太守尹兴使续于都亭赋民粥。续悉简阅其民，讯以名氏。事毕，兴问所食几何？续因口说六百余人，皆分别姓字，无有差谬。兴异之，刺史行部，见续，辟为别驾从事。以病去，还为郡门下掾。

是时楚王英谋反，阴疏天下善士，及楚事觉，显宗得其录，有尹兴名，乃征兴诣廷尉狱。续与主簿梁宏、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，诸吏不堪痛楚，死者大半，唯续、宏、勋掠考五毒，肌肉消烂，终无异辞。续母远至京师，觐候消息，狱事特急，无缘与续相闻，母但作馈食，付门卒以进之。

续虽见考苦毒，而辞色慷慨，未尝易容，唯对食悲泣，不能自胜。使者怪而问其故。续曰：“母来不得相见，故泣耳。”

“使者大怒，以为门卒通传意气，召将案之。续曰：“因食饷羹，识母所自调和，故知来耳，非人告也。”使者问：“何以知母所作乎？”续曰：“母尝截肉未尝不方，断以寸为度，

是以知之。”使者问诸谒舍，①续母果来，于是阴嘉之，上书说续行状。帝即赦兴等事，还乡里，禁锢终身。续以老病卒。

注①谒舍*所)*谓*所]*亭主人之舍也。

长子稠，广陵太守，有理名。中子逢，乐安太守。少子，力行好学，不慕荣名，连征不就。子康，已见前传。

戴封字平仲，济北刚人也。①年十五，诣太学，师事令东海申君。申君卒，送丧到东海，道当经其家。父母以封当还，豫为娶妻。封暂过拜亲，不宿而去。

还京师卒业。时同学石敬平温病卒，封养视殓敛，以所赍粮小棺，送丧到家。

家更敛，见敬平时书物皆在棺中，乃大异之。封后遇贼，财物悉被略夺，唯余缣七匹，贼不知处，封乃追以与之，曰：“知诸君乏，故送相遗。”贼惊曰：

“此贤人也。”尽还其器物。

注①刚，县，故城在今兖州龚丘县东北。

后举孝廉，光禄主事，遭伯父丧去官。诏书求贤良方正直言之士，有至行能消灾伏异者，公卿郡守各举一人。郡及大司农俱举封。公车征，陛见，对策第一，擢拜议郎。迁西华令。时汝、颍有蝗灾，独不入西华界。时督邮行县，蝗忽大至，督邮其日即去，蝗亦顿除，一境奇之。其年大旱，封祷请无获，乃积薪坐其上以自焚。火起而大雨暴至，于是远近叹服。

迁中山相。时诸县囚四百余人，辞状已定，当行刑。封哀之，皆遣归家，与克期日，皆无违者。诏书策美焉。

永元十二年，征拜太常，卒官。

李充字大逊，陈留人也。家贫，兄弟六人同食递衣。妻窃谓充曰：“今贫居如此，难以久安，妾有私财，愿思分异。”充伪酬之曰：“如欲别居，当酹酒具会，请呼乡里内外，共议其事。”妇从充置酒燕客。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：“此妇无状，而教充离闲母兄，罪合遣斥。”便呵叱其妇，逐令出门，妇衔涕而去。坐中惊肃，因遂罢散。充后遭母丧，行服墓次，人有盗其墓树者，充手自杀之。服阕，立精舍讲授。

太守鲁平请署功曹，不就。平怒，乃援充以捐沟中，因署县都亭长。不得已，起亲职役。后和帝公车征，不行。延平中，诏公卿、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，务取高行，以劝后进，特征充为博士。时鲁平亦为博士，每与集会，常叹服焉。

充迁侍中。大将军邓骘贵戚倾时，无所下借，①以充高节，每卑敬之。尝置酒请充，宾客满堂，酒酣，骘跪曰：“幸托椒房，位列上将，幕府初开，欲辟天下奇伟，以匡不逮，惟诸君博求其器。”充乃为陈海内隐居怀道之士，颇有不合。骘欲绝其说，以肉啖之。充抵肉于地，曰：“说士犹甘于肉！”遂出，径去。

骘甚望之。同坐汝南张孟举往让充曰：“一日闻足下与邓将军说士未究，②激刺面折，不由中和，出言之责，非所以光祚子孙者也。”充曰：“大丈夫居世，贵行其意，何能远为子孙计哉！”由是见非于贵戚。

注①下音假。借音子夜反。

注②一日犹昨日也。

迁左中郎将，年八十八，为国三老。安帝常特进见，赐以